

Arcadian Adventures
with the
Idle Rich

闲适富人的 田园历险记

[加] 斯蒂芬·里柯克 | 著
Stephen Leacock

斯钦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柯 克 幽 默 小 说 双 壁 系 列

闲适富人的 田园历险记

Arcadian Adventures with the Idle Rich

[加] 斯蒂芬·里柯克 | 著
Stephen Leacock

斯钦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闲适富人的田园历险记 / (加) 斯蒂芬·里柯克著 ; 斯钦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8. 1

(里柯克幽默小说双璧系列)

ISBN 978-7-5360-8514-5

I. ①闲… II. ①斯… ②斯…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5472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揭莉琳

技术编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禮海書衣坊

插 图: 宁 雷

书 名 闲适富人的田园历险记

XIANSHI FUREN DE TIANYUAN LIXIANJ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9.5插页

字 数 170,000字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b.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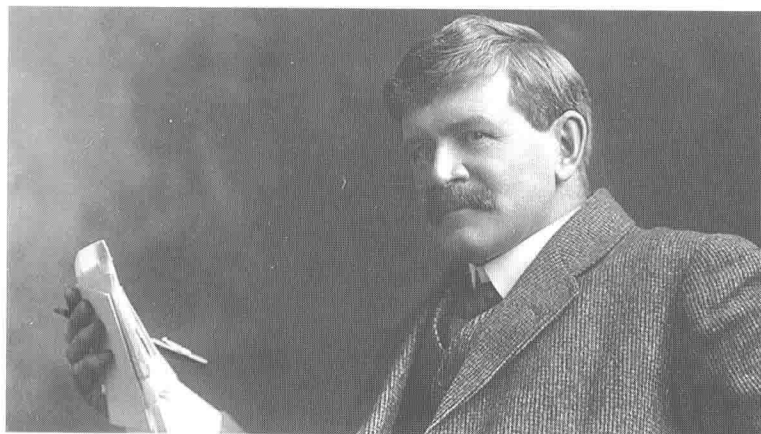
斯蒂芬·里柯克（1869—1944）

里柯克肖像



STEPHEN LEACOCK





FACULTY OFFICER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165 Cote des Neiges Road
Dorval, Que. Montreal

My dear Mrs. Leacock:

In the excitement of my departure
on Saturday I left the ~~Post~~
behind me no doubt you
noticed: not ^{much} ~~through~~ interest in
Rims but enough ~~subsequent~~ interest
in the goodbye. If you care to
send them I should value it
very greatly.

I cannot tell you how much
I enjoyed my visit & how much I
appreciated your hospitality, and
I am so pleased to think that
our meeting was such a success

with kindest regards to yourself
and to the doctor: take your wife, &
Miss Ruth Very sincerely

Stewart Leacock

375
375
375

46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pr. 1. 35

Dear Mr. Leacock

Yours March 29 - Everything O.K.

I wrote McMillan straight about buying
an edition from you (the Canadian
rights are mine) and paying in a much
roughly same as a static with a retail
price same as U.S. many books are killed
here. I've attempted to advance the U.S.
price. McMillan writes that he prefers to
sell the book as yours. Let me receive all
royalties from you as one & the same

price. I am so glad that your house is
so much interest in this book. I have
lately had a vast lot of printing - most
often for lectures in a seminar (I only
accept a few) and it helps to
circulate books

Very sincerely

Stewart Leacock

里柯克手迹

DICTATED

"
Dear Mr Wainwright,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wo
books you sent me.
I enjoyed them very
much.
Your affectionate

STEVE "

Toronto

Ontario

Dear Mr Wainwright

The enclosed very
brief note was
dictated by me by
Steve. As is usual
with children he
rather "froze up" in
attempting to be very
polite & his letter
sounds a bit on the
extreme. It was actually

ford you heard the
books & he is really
more grateful than
his brief statement
implies

This is written from
Toronto where I
happened to be
very sincerely
Stephen Leacock



里柯克博物馆



里柯克墓

我的幽默观（代序）

两个星期以前，我还是一个被大众认可的职业写作人，自信满满地用手中的笔写着一些被称作幽默的东西。

可是此一时彼一时，我所收获的资格和赞扬已被悉数拿走。如今的我，面具被扯了下来。原因不外乎是一位英国评论家在某文学杂志——此杂志大名鼎鼎到你即使不赞同也最好把意见闷在心里——上撰文写道：“里柯克教授的幽默文字无非是些要么吹牛、要么认屎的东西，只不过配方精妙一点罢了。”

这位大人说得很对。他是如何发现我们这行秘密的，我不得而知。既然这就是真相，那我也不介意承认如下：长久以来，每次要写幽默文字，我都是先跑趟地窖，在那里把半加仑能让你认屎的东西和一品脱的吹牛剂兑好后拿来用。如果我想让写出来的东西具备点文学性，那我就再掺和半品脱能让你痴呆的方剂进去。这个办法挺好使，过程也是惊人地简单。

我之所以一开始就承认这件事，是为了打消别人对我的

看法，觉得我怎么能自负到摆出像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写如何恋爱，或者伊娃·坦圭谈论舞蹈那样的权威派头来写这篇关于幽默的文章。

我比较敢说的是我的幽默感不比别人差。而且我发现每个人都是这样认同自己的幽默感的。任何一个人，你说他视力不好、不会游泳、枪法不准这些事，他都能接受，可是你要说他没有幽默感，那可不得了——你触碰了一个容易引起不共戴天之仇的话题。

“不，”某天，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说道，“我从来不去大剧院，”然后他又骄傲地加了一句，“你知道的，我没有音乐细胞。”

“可别这么说！”我惊呼道。

“真是一点都没有！”友人继续说道，“我分辨不出哪个是哪个的调门儿。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反正我就是分不出哪个是《家，可爱的家》的调子，哪个唱的是《上帝保佑国王》，更分不清乐曲里的声音是钢琴演奏还是提琴演奏。”

友人好像挺为自己的这些“不会”骄傲，而且他越说越骄傲，最后甚至提起他家的那只狗都长着一双对音乐敏感的耳朵，比他都强，它只要听到他老婆或者客人弹钢琴就开始嚎叫——而且叫得很悲伤，他说，给人感觉好像这狗哪里受了伤，换了他本人可做不到。

等他说完了，我做了个在我看来是无伤大雅的评价。

“我猜，”我这样说道，“那你肯定也觉得自己缺乏幽默感，乐感和幽默感这两个事情通常是一对儿，一损俱损。”

刹那间，老友脸色大变——那是愤怒的表情。

“幽默感！”他说，“你在说我的幽默感？你说我没有幽默感？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看这个城里还没有一个人的幽默感超过我，两个人加起来都顶不上我一个！”

然后他就向我展开了辛辣的人身攻击，说什么我的幽默感已经开始枯竭。

老友离开了我，走的时候还在发抖——那是气的。

从个人角度来看，我对某些所谓幽默的，或者说至少“有点意思”的东西并不欣赏——这些被称作“实用笑话”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些过时的玩意儿。

“你不认识麦克甘？”某天，我的一位好友这样问我。

我回答他，我不认识麦克甘。他听后先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道：“啊，你真应该认识一下这个人。他可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有幽默感的一个——这人很会搞笑。我记得在寄宿学校那会儿，有一天晚上他在我们住的公寓走廊里拦起一根绳子，接着拉响晚饭铃，一个管宿舍的人听到铃声跑来，结果给绳子绊倒在地，摔断了一条腿。这事儿让我们差点笑死。”

“哎呀！”我说，“好一个幽默家！他经常这么做吗？”

“噢，是的，他经常找那些人的事。有时候把沥青丢进别人的西红柿汤里，有时候往椅子上涂些蜂蜡或者撒上些图钉。他主意很多，而且不费什么劲儿就能想出来。”

据我了解，麦克甘已经死了。说实在我并不难过。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看到那种往椅子上放图钉，往床上撒蒺藜，或者往靴子里扔条蛇的行为就会觉得有趣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对我来说，好的幽默应该是不伤害别人的，或者出发点没有恶意。我承认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着那种原始的看到其他人倒霉就觉得开心或者自认为这事比较幽默的恶的东西，这东西好像原罪一样跟着我们。看到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体形臃肿的胖子被一块香蕉皮滑倒，本不应该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可是我们还是觉得自己能看到这一幕挺有意思。一个人在结了冰的池塘上滑冰，他姿势优美，可劲儿地转着圈子，在人群前炫耀他的技巧，可突然冰面裂开，他掉了进去，成了落汤鸡，这时人群中马上有人高兴地喊起来。对那些本质上还是野蛮人的人来说，如果那个滑冰的男人摔断了脖子或者掉进冰窟窿后再也没有爬上来，这事就算是个笑话。我可以想象得到一群“史前人类”围着让那个男人消失的冰窟窿站成一圈乐不可支的样子。如果这事儿让一个“史前报纸”知道了，就会出现这样的标题：“令人捧腹的事

件，一位不知姓名的绅士跌进冰窟窿后溺水而亡”。

人类这种不文明的幽默感确实在消减，因为这类事情而感到有趣的行为已经被很多人丢弃掉了。

可是孩童仍旧保留着很大一部分这类原始的快乐。

我还记得自己有一次看见两个男孩在大街上团雪球玩，两个孩子忙着多团几个雪球用来储备。他们正忙碌的工夫，一个头戴丝绸小帽，看着像属于“快活的老头儿”那类人的老人沿街走来。他看见了正在玩雪球的孩子，高兴得似乎金丝眼镜都放出光来。他挥舞胳膊高喊着：“孩子们，朝我这儿射门！射门！”由于太兴奋了，他没有注意到自己跨出了街沿儿，结果被一辆快速驶过的马车撞了一下，摔在了地上。老头儿躺在那里，嘴里喘着粗气，同时忙着用手抹去脸上和眼镜上的雪。那两个团雪球的男孩朝他跑过去，嘴里喊着：“射门！”“扔他！扔他！”

我还需要再声明一下，对于我来说，或者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幽默的第一前提是不可掺杂伤害和恶意，也不可以有意无意地传递任何苦痛或者死亡的东西。在我看来，苏格兰人的幽默艺术（我承认他们的幽默总体来说是可圈可点的）似乎并不以为这样的幽默是种罪过。比如说下面这个苏格兰家庭故事（我这里引用它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故事，并没有什么目的性）：

一个苏格兰人和他的小姨子总是合不来，两人多有争执，所以只要这个小姨子在的场合，他就拒绝出席，即使老婆苦苦哀求他也不肯屈服。他老婆临终那天，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约翰，你开车来我的葬礼时会拉着简奈特（小姨子）的吧？”这个苏格兰人内心斗争了好一会儿，说了一句：“玛格丽特，为了你，我可以拉她去，不过，你要知道，我那一天的心情都要被她搞糟了。”

不管这故事有否“幽默”，我总是能联想到那一幅逼真而生动的画面——一个行将就木的妻子，一间死气沉沉的房间和那最后的气若游丝般的嘱托——然后就不觉得它有甚幽默之处。

苏格兰人看待问题确实和他人不太一样。这个了不起的人群（尽管我个人不是那么崇拜他们）似乎更青睐于逆境而不是阳光普照的顺境，他们似乎喜欢众生势必要下地狱的说法，于是选择让自己带着一本正经的欢乐模样生活在死亡的浓重阴影下。在所有的民族中，只有苏格兰民族把恶鬼变成了一个老熟人的形象，还给它起了个名字“老犄角”，让这冷酷的恶鬼增添了些许魅力。毫无疑问，苏格兰人看待事物时或多或少都带点儿原始古老的心态，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们的幽默观里。对于以前那些尚未进入文明阶段的人来说，他们常常在第一时间目睹并感知死亡的到来。特别是对于那些

认为死后的世界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并且愿意感知它的存在的民族来说，他们好像身处午夜森林的一群人，被预示着死亡的正在嘶吼咆哮的暴风雪所包围，这样的处境自然会让这些人愿意闪躲过死亡那令人恐惧的一面，同时选择带着一丝欢欣鼓舞的情绪去了解未来那看不见的世界。在蒙昧时代，那些可怜的被包围在苦境之中的原始人用守灵以及围着尸体狂欢的形式来假装他那死去的亲人还活着。现代人葬礼上出现的黑色装饰物和隆重的仪式即是从以前那种刻意制造欢乐的意愿上传下来的。葬礼承办人也演化成了一位温暖人心的大师，他力图使人们在围着死亡跳舞的时候还能保持周围气氛活跃。可是这样的仪式和装饰物经过流年的打磨后变了味道，那些强作欢颜的场面消失了，黑色的灵棺和沉郁的气氛成了现在的我们在绝望中维持所谓尊严的冰冷的东西。

是不是写得有点过于严肃了？那我该为此道歉。

越扯越远的同时，我还想说另外一类幽默也是我不能理解的——就是那种被叫作“精英话语”的东西，类似英国人写的名人掌故。这些故事总是和等级啊出身什么的扯上关系。可在我看来，除了里面的人物点出是某某贵人外，其他所指泛泛无物。

比如说下面的这段文字。

统治布兰希姆的第四代马尔巴勒公爵大人向来以慷

慨好客而闻名，一天，他招待客人时，发现有三十位客人前来就餐，而餐桌座椅只够二十一人坐。“哦，这样吧，”公爵丝毫没有窘迫之色，说，“看来我们当中的某些人只好站着吃了。”所有的人随即大笑起来。

我好奇怪那些听故事的人没有为公爵的这句话笑死过去——对于这样一个故事，听众仅仅只是大笑几声似乎有点不公平。

类似的机智故事几乎都是以威灵顿公爵为主角展开的。说句老实话，典型的威灵顿故事似乎已经讲无可讲到只剩下一副干巴巴的骨架，比如说：

有一次，一名年轻副官碰见了刚从威斯敏斯特教堂出来的威灵顿公爵，于是他说：“早安大人，今天早晨太潮湿了。”“是的，”公爵僵硬地行了个礼说道，“先生，可是滑铁卢的那个早晨，天要比这阴湿多了。”年轻副官给说了个正着，牵拉着脑袋不再出声。

——绝不是只有英国人才背负着生拉硬拽名人奇闻异事的罪名。

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那些为逗人发笑而讲的故事必须有个严格的界限。可是很少有人能意识到为了制造“有